

往/事/回/首

书卷多情似故人



简云斌

我喜欢阅读。于我而言，阅读就像别的人钓鱼、唱歌、跳广场舞一样，是一种生活消遣方式。不过，阅读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，如果没有书的抚慰，我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会过得怎样，人生方向肯定会改变。

我的书架上有两千多册书，各种类型的书都有，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哲学类居多。这些书购于不同年代，有的反复读过，已泛黄了，有的粗略浏览过，成色还很新。其中有三本诗词类旧书，对我有着特殊意义。

第一本是《宋诗一百首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、1983年重印），1984年7月25日购于四川省武胜县新华书店。这是我留存的最早的一本书。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，是因为我习惯在书的扉页记下购书时间和地点。

那年夏天，十四岁的我考上了武胜县师范学校。接到录取通知，我觉得自己该读点文学书了，就揣着仅有的一块钱，步行十多里路到县城，打算买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遗憾的是，那时《唐诗三百首》是紧俏书，书店缺货，倒摆着一本薄薄的《宋诗一百首》。我想，管它唐诗宋诗，反正都是诗，就买下这本《宋诗一百首》，书价三角六分钱。那天，我用一块钱买了书，吃了一碗小面，居然还剩下四角多。

源于此书，我读古典诗是从宋诗开始的。那时在乡村，生活单调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有空就打开书来读读背背。欧阳修的《戏答元珍》、王安石的《明妃曲》、林通的《梅花》、苏轼的《游金山寺》、黄庭坚的《登快阁》、陆游的《金错刀行》等名作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坦率地讲，该书对我写诗的影响不算太大，只因是买得最早的一本书，所以终身难忘。

另一本是《唐宋词选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），购于1985年2月，书价一元四角钱，我爷爷为我买的。爷爷是煤矿工人，在合川三汇坝川煤十处上班。因我父亲从小就抱养出去，爷爷并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但他很喜欢我，经常呢称我为“莽子”。我小时不爱说话，看起莽乎乎的。

买书那年，我已上中师一年级，大概是为奖赏我考上师范，爷爷带我坐船去湖北看望姑妈。于是，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轮船（坐的是五等舱），看到了三峡。那时，从重庆到湖北，客轮要走几天几夜，我见过暮色中的夔门和晨雾中的神女峰，印象极为深刻。

我和爷爷在姑妈家过完春节，又挤火车从武汉回到重庆，再挤汽车回到武胜。路过县新华书店，我们进去逛了一下。见架上新进了一本《唐宋词选》，我特别想要，但兜里钱不够。爷爷看出我的心思，踌躇了一下，毅然掏钱为我买下这本书。

七年后，爷爷因患骨癌，病逝于三汇坝。他去

世前，我去照料，当时我还没谈上对象，他一直为此担心，抱憾而终。幸好，后来我娶妻生子，没有辜负他。爷爷也是个书迷，一辈子住在工棚，却买了几大箱子书，都是《说岳全传》《说唐》《杨家将》《七侠五义》之类，还有一套蔡东藩《历代通俗演义》，我都看过。他去世后，这些书大多散失，我捡了《五代史演义》和《宋史演义》，至今搁在书架里层。

而他为我买的这本《唐宋词选》，被我翻了近四十年，从青春少年翻到半百人生，书页几乎翻烂了，书脊和封底用胶水粘过多次。拿在手里，像一本斑驳的古籍。由于经常读，经常背，全书三百二十首词，我年轻时大部分能背诵。这本书对我的诗词启蒙意义太大了，通过该书，我了解到词的源流演变，了解到婉约派与豪放派，熟悉了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姜夔、张炎等名家名作。虽然我很少填词，但词的审美气韵，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。这本《唐宋词选》，是我书架上最有体温的一本书。

还有一本书必须一提：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、1988年重印）。购于1989年7月25日，地点仍是武胜县新华书店。

1989年，我已师范毕业两年，在武胜一个很偏远的小学校教学。十八九岁的年纪，贫乏的生活，闭塞的乡村，何以解忧？唯有诗书。可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钱，除开生活费和车费，剩不了多少。常常，在书店里呆立半天，看看这本，摸摸那本，就是舍不得买下。这本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，被我觊觎很久了，但书价在当时简直是天价：十四元二角钱！这已超出我的承受能力，我每次进店都是热切相望，怅然而去。

学校有个老师叫黄永华，他并不怎么喜欢诗，却拥有这本书。有段时间，黄老师和我同住一间宿舍，我经常借这书来看。一想到书不是自己的，我便边看边抄，抄了几个笔记本。

那年7月，学校工作结束后，我领了工资，立即乘车奔赴县新华书店，这次不再犹豫，果断买下了一本《唐诗鉴赏辞典》。啊，我终于拥有了它！

那一刻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农夫拥有了土地，一个国王拥有了宝座。

这本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，也是我翻得很熟、很旧的一本书，因为是精装，保存尚好。多少青春时光，都是伴着这些诗度过的，多少梦与远方，只在这些文字中闪现光芒。

后来，我买过很多书，也读过很多书，书架上、卧室里堆满了书，几次搬家时，也扔了、送了不少书。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”（明·于谦《观书》），作为读书人，书的故事总是说不完，而这三本旧书，最让我难以忘怀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诗/绪/纷/飞

夹在书册里的时光



殷众

首先夹在书册里

随后夹在句子里

然后夹在字词里

最后

夹在黄昏的夕照里

一丝，一丝。一层，一层。

递进

随时间一起在泛黄，变老

最后，

夹在时间深处回忆里老了

还要

更老，这就是夹在

旧书里的那些时间

从来都不愿自己是时间

其实

也从来都没有时间

只是

一些我写在书里的形式，符号

某年某月某日某种心境的样子

想来

和那时天气差不多

和那时时间差不多
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）

世界读书日

专刊

心/香/一/瓣

书香的种子



冷月

很庆幸，我拥有书这样一位朋友：独处时可以赶走寂寞，浮华中给我安宁。它可以让我喜悦，让我感动，让我惊异，让我看见世界的过去、现在以及遥远的未来。它可以让我领略无穷无尽的大自然，听见稻穗拔节的声音，听见花开的声音；它可以让我思索人性的美与丑，感悟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人生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孩提时，我坐在厨房里，在柴草堆里发现了一张旧报纸，出于好奇，便煞有介事地看起来。母亲瞥见了，夸我像个大学生。母亲的脸是笑着的，她的声音是和悦的，这是我喜欢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父亲就为我订阅了《小学生作文》和《课堂内外》，别的家长舍不得给孩子订。我很感谢父母，为了供我上学，再苦再累，从无怨言。

读小学五年级时，我已很喜欢读书了，可是能读到的书实在很少，高年级哥哥姐姐的语文书也成了我的“精神食粮”。记得《猎人海力布》《一幅壮锦》等民间故事就是从邻居姐姐的语文书上读到的。同学间也有“小人书”（连环画）相互传递。《小兵张嘎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林冲》《白蛇传》等就是从小人书上读到的。

那时读书，最喜欢的就是故事书，有各色各样的人物，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很吸引人。读初中后，有些同学喜欢在镇上的小书摊租小说看，金庸的武侠、琼瑶的言情特别受欢迎。一天一毛钱。但得偷着看，老师和家长发现了都要骂。我只去租过两次，一本是《神雕侠侣》，一本是《紫贝壳》。

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发现二叔家的“宝藏”。二叔是村里的小学老师，家里有些书，但我以前没看到过。一次，我偶然爬到他家阁楼上去了，在昏暗的光线中，我看见一查书，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。我小心翼翼地蹲下身，发现有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和《野草》，我如获至宝，轻轻擦拭掉它们身上的灰尘，就蹲在阁楼上看起来。

我曾经的理想职业是做一名图书管理员，可以每天泡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，想读哪本就读哪本。如今，我常常和孩子们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与心得感悟，在我的带动下，班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“小书虫”。真希望书香的种子播撒在每个孩子的心中。

（作者系璧山区实验小学教师）

生/活/随/笔

老来把书读



施崇伟

1974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。母亲拉扯着我，到旧庙改建而成的真武小学报名读书。那样的年代，能读的书并不多。母亲手缝的书袋，装着薄薄的两本书，《语文》和《算术》。除了课本，学校没有任何课外书籍，家里也没有。偶尔有同学带来一本连环画，大家会十分讨好地围在他身边，便是难得的阅读分享了。

在我过第一个儿童节时有了转折。镇里上班的父亲给我的礼物，是一本连环画——《海岛哨兵》。两个穿军装的战士端着枪，在海边站岗。我那时识字不多，对连环画的故事不太懂，只记得每一页都很威武，是那个年代孩子最喜欢的抓特务、打敌人的情节。

竟然还有如此有趣的书！我对连环画着迷了。在读到四年级时，书店里有了《三国演义》。一本一个故事，一共是四十多本。这可把我乐坏了，也馋坏了。

为了收齐每一本，我下够功夫。天亮起来割牛草，放学以后拾麦穗，母亲按斤论价收购；上学路上拾破铜烂铁，可以到废品店换钱……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凭着自己的劳动，《三国演义》以及后来的《岳飞传》《水浒传》，我一本没落下。

长大了，工作了，到处都有书店、图书馆、阅览室，可我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。以工作忙为借口，以生活累为理由，经常无法专心读完一本书，更无兴趣去逛书店、图书馆。即使偶尔买本书，常是翻上几页后就束之高阁。放弃阅读而奔忙，人亦心浮气躁，缺乏了精神营养。

现在进入老年时光，有了大把大把的读书时间。把阅读请回来，让它成为与我安适的伙伴。整饬书房，抹去书架上的尘埃，翻出尘封的书册，案头有一堆书籍相伴，这是我的满园春色。文学是清泉润泽，历史是老枝新芽，传记是智者长廊，诗歌是蓓蕾含苞；一树树花开引我入胜，一个个人递来智慧的钥匙……花开不断，流水缓缓。老来把书读，真是世界上美好的事！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广电重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）

